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八

宋

神宗皇帝

丙辰熙甯九年春正月下溪州降遂城之

續綱目作章惇招降五溪蠻遂城下

溪州考宋史神宗紀熙甯九年正月下溪州刺史彭師晏降章惇傳不載其事蠻夷傳師晏為下溪州刺史章惇經制南北江湖北提刑李平招降師晏不言惇使再考惇傳惇自察訪使召還為三司使尋以鄧綰論出知湖州事在熙甯八年十月是下溪州降時惇並不在其地安得云惇招降五溪乎續綱目敘事不實多類此今改輯

先是下溪州彭師晏襲州事

師晏兄師綵殺其父仕義師晏殺之事具前

尋

進為刺史會章惇經制南北江湖北提刑李平招納師

晏誓下州

注見前

尚蠻各以其地歸版籍至是師晏遂降

下溪為誓主招納其誓下故師晏亦降

詔築下溪州城賜名會溪成以兵

隸辰州出租賦同漢民師晏詣闕授禮賓副使于是五

溪注見前皆平

二月以郭達為安南招討使

欽廉既陷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羸困

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王安石見之恚怒自草敕防詆

之以天章閣待制趙鼎為招討使宦者嘉州防禦使李

憲為副將兵討之憲久在西北邊好論兵王韶之開熙河憲與有勞故用之既而虜

與憲議事不合帝因問鼎孰可代憲鼎言達老于邊事

願以為使而已副之帝從其言仍詔占城注見前占臘即真

臘國在占城南合擊交阯

秋七月御史中丞鄧綰有罪免



安石姦狀敗露始爲神宗所憎厭惡貫已盈鄧綰慮其去而失勢上書爲乞恩澤小人醜態軍現不復知有羞恥安石聲言當黜蓋自揣恩遇已衰藉此表其公正仍出於自固計非由衷之論也綰既以此貶斥而安石亦不入罷免心勞口拙作僞具何益哉

呂惠卿既出知陳州張若濟獄事具前久不成王雱令門

下客呂嘉問練亨甫氏族略練氏見姓苑建安多此姓其取鄧綰所列

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

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盡棄所學隆尙縱橫之末數

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

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忿患疽發背外帝頗厭安

石所爲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婿

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爲國司直而爲宰

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綰操心頗僻賦性姦

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

八月罷鬻祠廟

司農鬻祠廟于民應天府閼伯高辛氏之子微子具見前廟閼伯

廟在歸德府商邱之顛微子廟在歸德府城內一名象賢祠皆在鬻中判官劉摯歎

曰一至于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

鄂方平矍然託摯為奏曰閼伯遷商邱主祀炎火閼伯為陶

唐氏火正居商邱祀大火見左傳為國家盛德所乘微子宋始封之君

開國此地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今日協忠廟在歸德

府治乃唐張巡許遠孤城外賊事具前能捍大患今若令

承買小人規利穴褻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國

體乞畱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震怒批牘

尾曰慢神辱國無甚于斯于是天下祠廟皆得罷鬻

冬十月王安石免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馮京知樞密院

事

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歿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益厭之乃以使相判江甯府尋改集禧觀使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呂惠卿所誤也充子安持雖娶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爲數爲帝言新法不佞帝察充中立無與及安石免遂相之充欲有所變革乞召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

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

光自洛遺書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因

于煩苛迫于誅斂愁怨流離轉於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矣  
充不能用  
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



及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  
爲欺而賢京故召用之

十二月郭達敗交阯兵于富良江

一名瀘江在今安南國  
治北其上流卽雲南之

瀾滄江由普洱府流逕安南境會  
自鶴歸化等江逶迤以達于海

李乾德降

遂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征至富良江蠻以  
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离分遣將吏伐木治攻  
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僞  
太子洪真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八

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遠不

敢渡得其廣源州

注見前

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桫榔縣

地俱

在今安南國界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爲順州赦乾德罪治

劉彝沈起開釁之罪安置隨秀州已而李乾德遣使來貢表求所失州縣詔

不許乾德尋歸所掠民乃以順州賜之其後定交阯界復還其六縣二州

詔宦者李憲節度秦鳳熙河諸軍

董戩將果莊先寇五牟谷在鞏昌府洮州廳北復聚兵洮岷勝新

附羌多叛歸之帝遣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

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字器資鄱陽人等極

論其不可且言果莊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

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

丁巳十年春二月王韶免

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略歸曲朝廷帝亦不悅

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韶鑿空開邊驟躋政地然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

王韶將略尚優故每戰克捷至矢石及帳而軒睡自如或其指揮已定藉此以



示鎮靜因不致有意外虞  
耳若漫無設施賊至而高  
臥不起其去束手就斃纔  
何

將授以指不復夏問每戰必捷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  
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栗而詔鼻息自如人服  
其量

秋七月河大決于澶州此黃河南北  
分流之始

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至是大決于澶州曹村

在今開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樂在兗  
州西南

壽張縣東南梁山山下即古鉅野澤下流汶濟二水會而  
成樂宋時洩河匯入其中綿互數百里後大河南徙歲

久填淤遂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即古泗水  
注見前入于淮一

合北清河即古濟水今自東平州北出曰鹽河流逕濟  
南府曰大清河又合小清河濟之南源也古

謂之樂水又東北至武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

定府之利津縣入于海

齊郵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判大名府文  
彥博言臣前

奏河勢變移漫流四散若不預為經制必益魏博恩澶  
之境而都水漫無施設但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岸

今者果大洩溢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考續明年

綱目載文彥博奏采節不朙今依河渠志改輯

洩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

九月河南邵雍卒

雍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時新法

行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

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

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耶程顥嘗與議論

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顥

嘗曰其心虛朙自能知之富弼司馬光呂公著雅敬雍雍名所居曰安樂窩時遊城中乘小車一人挽之士大夫識其車音爭相迎候或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室以待其至謂之行窩安樂窩在洛陽縣天津橋南及

卒顥為墓銘稱其學純一不雜汪洋浩大就其所至而

論之可謂安且成矣所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荅傳于世元祐中賜諡康節

冬十一月遼魏王耶律伊遜殺其君之子濬

濬幼好學善騎射既立為太子兼北南院樞密使時耶

律伊遜擅政構害宣懿皇后而立其黨蕭薩滿舊作霞抹今改

之妹為后遂欲害濬會護衛蕭和爾郭字阿斯里斯按和爾郭舊作

忽古阿斯里斯舊作阿斯憐今並改知伊遜姦狀伏橋下欲殺之適暴雨

橋壞所謀不遂乃下獄濬亦以母故有憂色副點檢蕭

實沙穆爾古納部人蕭實沙舊作蕭十謂伊遜曰臣民三穆爾古納舊作茂古乃今並改

心屬太子一旦若立吾輩措身何地伊遜然之乃陰令

護衛耶律扎拉舊作查刺今改誣告都宮使耶律薩喇字董隱南院大

王穆哩庫之孫薩喇舊作撒刺穆哩庫舊作磨魯古今並改及和爾郭等謀廢立按



驗無狀而罷既而伊遜復令蕭額圖緝國舅少父房之後舊作訛都幹

改等誣首扎拉前告非妄遼主命伊遜張孝傑建州永霸縣人

續編目作邪律孝傑今依遼史改等鞫治薩喇等誣伏皆殺之而幽濬

于別室濬具陳枉狀屬邪律延格字善甫時為北面林牙舊作燕哥今改

辨之延格伊遜黨也易其言為款伏遼主廢濬為庶人

徙于上京伊遜遣其私人蕭達囉克舊作達魯魯古今改等夜引

力士殺之許云疾薨遼主命有司葬龍門山在今宣化府赤城縣北既

而伊遜復陰遣人殺濬妃蕭氏遼主後知其冤悔恨無及追諡濬曰昭懷太子

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

載自崇文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編簡俯而讀仰而思

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

須臾息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召同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世稱橫渠先生所著正蒙西銘等書行于世

戊午元豐元年春閏正月曾孝寬罷以孫固

字和父鄭州管城人同知

樞密院事

初固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出知真定至是帝思其先

見召用之

夏六月癸卯朔日會

秋九月以呂公著薛向同知樞密院事

帝臨御日久羣臣憚上威嚴莫敢進規公著在翰林每

因事獻納帝深敬之故有是命

帝嘗以釋老之事語公著公著問曰堯舜知此

道平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帝默然

向幹局

絕人尤善商財計算無遺策然不能不病民王安石方

尚功利從中主之故益得展奮由文俗吏得大用

議復肉刑

帝初即位韓絳曾布建議復肉刑至是復召輔臣議呂

公著曰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將有踊



貴屨賤之譏王珪欲取从囚試劓刑之公著曰不可刑而不从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

冬十二月復置大理獄

帝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又開封囚猥多乃命復置

未<sub>己</sub>二年春二月召程顥判武學既而罷之

顥自知扶溝縣

注見前

召判武學命下數日李定何正臣

字君表新淦人

劾其學術迂闊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爲異

論復罷之呂公著上疏言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

朝野孰無議論陛下兼包豈悉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

未已如顥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己素有本未昔

在言路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兼所除

武學亦未爲仕宦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爲不可者直欲淡榷正路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疏奏不納顯竟歸故官

夏五月元絳罷以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參知政事

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以王安石薦再調監察御史因爲之用知帝已厭安石卽論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以賈直文彥博言濬川杞非濬河之具帝遣知制誥熊本行視以文彥博言爲是確遂論本附彥博本坐罷確因代其職改知諫院判司農事覬欲得臺端因論中丞鄧潤甫字溫伯建昌人御史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按獄失實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之法

蔡確劾罷他人而即居其位以鷙獸之性濟其覲覲之私視禦人而奪之貨罪又甚焉確小人之尤固無足深責乃神宗每于其論劾即去其人而以其位授之一之為甚乃至再三不亦惜乎

皆成其手會太學生虞蕃訟博士受賄確浚揆其獄連

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字冲元福州閩人及元絳子耆甯以

下皆逮繫遂劾絳為子有所屬請出知亳州確遂代其

位確自諫院為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

大夫交口叱罵而確自以為得計也吳充數為帝言新法不優欲稍去甚

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為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絳工干

文辭而無特操仕已顯猶謂遲晚時論鄙之

秋八月許二史左右直前奏事

修起居注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乞復唐貞觀二史之職執筆

隨宰相入殿帝是其言又故事左右史雖日侍立而欲

奏事必稟中書候旨存與同修起居注王安禮字和甫安石弟